



STUDENT EDITION
WANG KAI LING collection
王开岭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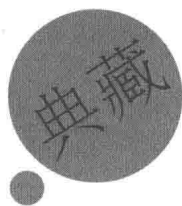
增订本



中学生典藏版
精神风光卷 C 王开岭 著
亲爱的灯光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中学生典藏版 精神风光卷 C 王开岭 著

亲爱的灯光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亲爱的灯光：精神风光卷/王开岭著. 一增订本. 一太原：山西教育出版社，2016.5

(王开岭作品：中学生典藏版)

ISBN 978-7-5440-8356-0

I. ①亲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6154 号

精神风光卷·亲爱的灯光

出品人：雷俊林

出版策划：孙 轶

责任编辑：刘晓露

复审：李梦燕

终审：潘 峰

设计总监：王春声

印装监制：贾永胜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教育出版社

(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：0351-4035711 4729801 邮编：030002)

印 装：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×1194 1/32

印 张：7.875

字 数：186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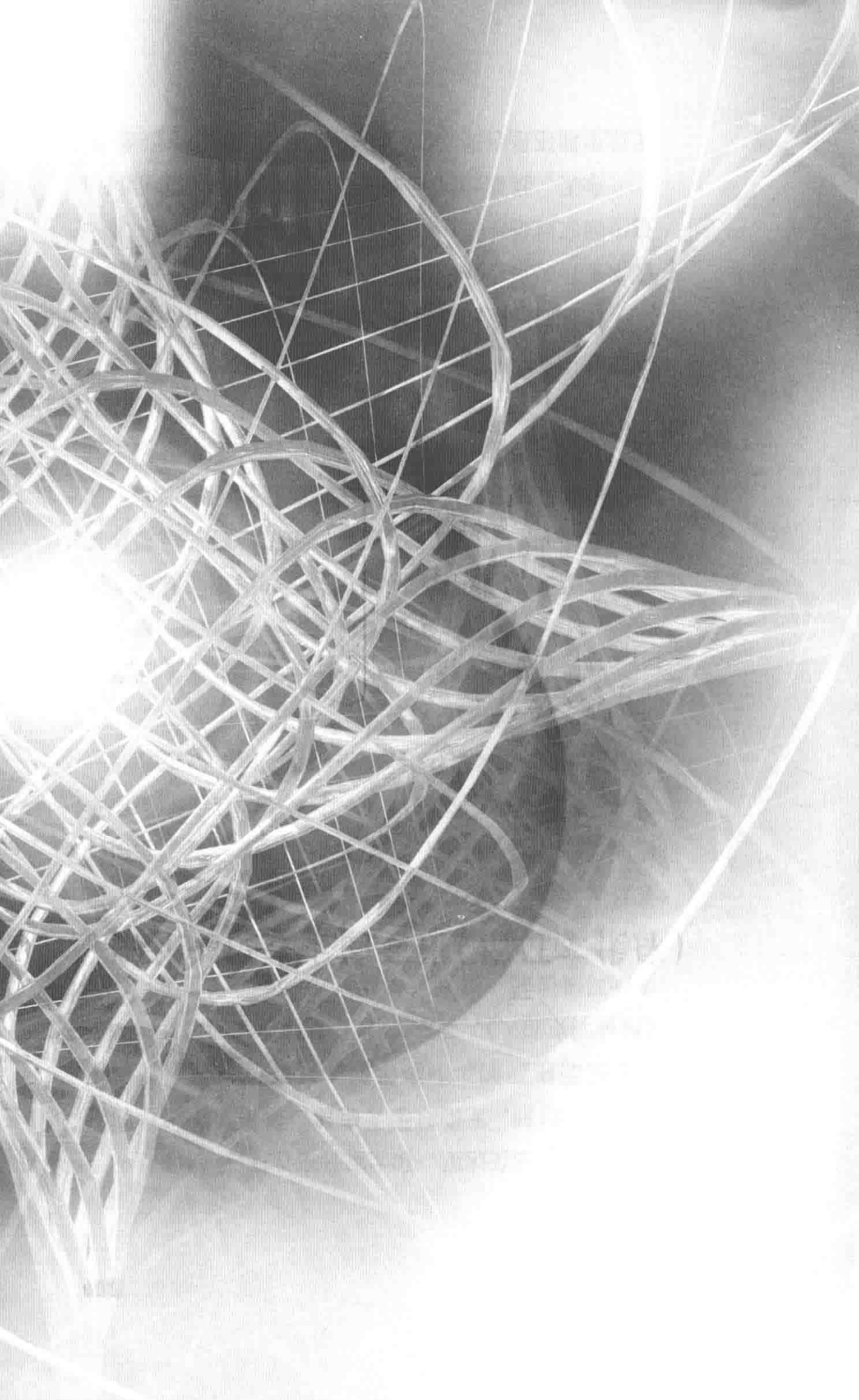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40 000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0-8356-0

定 价：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351-7337712



在升旗仪式上的演讲(增订本代序)



很激动站在这里，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时刻。

这个时刻，无论对于大自然，还是对于人生，都是敏感而庄严的。十多年前，我写过一篇散文，叫《精神明亮的人》，我从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个生活习惯谈起，提到了清晨之于感官和知觉的意义，提到了苏醒的光线对身心的滋养和激励。我说：“按时看日出，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，它不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，更昭示着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。透过晨曦，我看到了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！”又过几年，“精神明亮的人”成为我一本书的书名。

升旗，这是个精神仪式。升起的既有这个国家的旗帜，还有我们青春的旗帜。与之一道升起的，还有我们的憧憬：对自由、价值和尊严的渴望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期许。旗帜上的内容，不似教科书里那么简单，它更真实、更辽阔的部分，需要你们去填写、去描画。我们要在提升自己的同时，提升这个社会，提升这个共同体的气质和品格。换句话说，这面旗帜，它需要和太阳一起，不断地诞生，它每天都是新的。

让我们把自己升起来，让我们把这个国家升起来，把未来升起来！我们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！这面旗帜、这个国家就是什么！这就是升旗的意义。

今天，我最为感动的是，面对你们纯真的面孔！无论生理还是心灵，你们都是清晨里的人，这多么美

好，多么让人羡慕。前几天，在微博上看到有位中年人在吐槽：感叹自己和周围的同龄人，“如今都长着一张应酬的脸”，忙着与各种事物周旋、缠打、唱和、献媚，脸上的笑纹、笔画，都是假的，是修饰过、格式化、计算好的，那张脸上只有一个逻辑，即“利益最大化”……作者惊讶于这些脸“竟然长得一模一样”。是啊，这种一模一样的人很多，他们暮气沉沉、锈迹斑斑，他们成了精神上的老年人，他们的灵魂爬满了皱纹，他们每天都在暗地里给生命降旗、给青春和梦想开追悼会。

一旦面具戴久了，脸就长成了面具的模样。

是的，他们的人生已成酱缸，发霉变馊了。

而你们不是，至少现在不是。你们郁郁葱葱，正冉冉升起。

感谢你们的学校，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时刻，让一个生理上的中年人，和这么多干净的少年人一起，为生命举行升旗。这份早晨的空气，连同你们纯洁的气息，我将深吸一口，收藏在我的脑海里、肺腑里。

也希望多年以后，你们的脸上，依然留有这份气息，并用一生来拒绝那张“应酬的脸”落在自己的肩膀上。

近来，我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在一个雾霾的时代，让我们提升内心的光线，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。

何谓精神明亮的人？我的理解是：精神上的“年轻人”。

具体地说，是有着清晨特征、闪着露珠、身披霞光的人，是有行动品质的理想主义者，是头脑合格、有公民意识和共同体责任的人，是性情温美、内心充满诗意的人，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。

校园是什么？校园就是培养“年轻人”的地方，是“年轻人”的保护伞，是精神孵化器和价值庇护所！

在我看来，教育的目标、读书的任务，即繁衍这样的生命类型：精神明亮的人。

如果说，大学侧重培养的是能力，是专业技能和

系统化智识，那中学孕育的就是种子，是本色和基因，是生命的奠基工程，尤其在基础信仰、生命性情和价值观的常识启蒙上，它显得更为关键，比如对生命和个体的态度、对大自然和动物的态度，比如独立思考、人道主义、宽容精神、自由信念、悲悯情怀、体恤意识、共同体责任和使命感……

如果说社会能让一个初出校门的人轻易变质，那说明这种子还不够强壮，不够结实。

读书，就是育种。读什么书，就是育什么种。

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和精神成长史，取决于他的阅读史。

既然是史，就有个选项和次序问题。生活饮食上有个很固执的现象：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、年龄几何，他最偏嗜的还是家乡那一口。这并非怀旧情结和文化心理在作祟，科学解释了这一点：我们的舌苔有着顽强的幼时记忆，它默认的逻辑是“最早的即最好的”，先入为主，并绝对忠诚。天下人皆认定母亲掌勺的菜最好吃，是因为我们味蕾所受的启蒙和熏陶，源自于她。

同样，作为精神食粮，一个人在少年时代读的书，塑造了他一生的性情、格调、品位乃至信仰，决定了他的内心气质、价值走向和审美趣味。

吃饭可以不挑食，但读书应该“挑食”。而且要挑对食，专挑美食来吃。

什么是好书？书该如何读？我个人体会，它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考核：语言系统、美学系统、价值观选项系统。适合少年人的书，应分别或同时在以上三个方面有所贡献：第一、展示语言的准确、生动和美，包括创造性使用，以显现汉语的能量、逻辑、技巧和魅力。第二、提供自然美学、情感美学、生活美学、艺术美学、人格和精神美学。第三、输送优秀的价值观选项，供孩子们借鉴、比较和录取。

读书的最大利益也不是为了考试，而是为了做人，把人做对、做好、做美。

读好书、读对书，就具备了做好人、做对人的可能。一所学校，考取的字元和名校生再多，升官发财者再多，最终一盘点，它送出的贪官也多，堕落者也多，

人格缺陷者也多，那它的校园文化和常识教育就是失败的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读书和旅行，确是人生最幸福的事。读书也是旅行，内心之旅，它穿越的是人类史上那些璀璨的精神地理和心灵风光。一个人即使踏遍了全世界，若回不到自己的内心，那在精神上依然足不出户、孤陋寡闻。

老师，尤其语文老师，应成为汉语世界里的旅行家和鉴赏家。你是什么，语文就是什么；你有多大，课堂即有多大；你有多美，语文即有多美；你读什么书，孩子就读什么书。

今天的孩子读什么书，中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子。

最后，赠送大家一句话，海明威说：这世界很好，值得我们去奋斗！

记住，奋斗——是个动词。

附记：以上是在一所中学升旗仪式上的演讲。近年，应邀访问中学的次数，已经超过了高校和业界。

面对那些纯真的额头和他们的老师，我遇到了最熟悉我的人。他们是我作品最精细、最深情的耕读者，那种至微的熟悉，让我感受到了幸福，感受到了夏天。这份热浪，甚至帮我抵御了十几年来新闻生涯在内心积下的孤独和霜寒。

谢谢你们。

近年写作甚少，趁出版社修订这套书之际，增补了十篇新作，望大家喜欢。

— 2016年4月5日 北京

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”（代序）
——与年轻朋友的通信之二



你问，现在出版物多得让人恐惧，各类推介泛滥，很困惑，怎样算是好书？一个人怎样与一本好书相遇？

其实，适合你的书即好书，能让你心底微笑的书即好书，与你产生“化学反应”并有新物质生成的书即好书。

我提醒身边的年轻人：少接触畅销书和明星书，少亲近浓妆艳抹的招揽和吆喝，别让其占据你的书架和闲暇。因为“畅销”角色决定了其快餐品质，它是为讨好你的惰性和弱点而策划的，不可避免带有粗糙、轻佻、伪饰、狂欢的性能，你会得到迎合却得不到提升。它是产品，不是作品，只能一次性消费。

一册好书，在生产方式上，必有某种“手工”的品质和痕迹，作者必然沉静、诚实、有定力和耐性，且意味着一个较长的工期，内嵌光阴的力量。人生，若能找到一些好书并安置在身边，那就很幸运、很富有，仿佛住在一栋优美的房子里，周围都是好邻居。

积累好书，确需一些渠道，比如你可追踪某个喜欢的作家，从其阅读经历中发现线索。若你欣赏一个人，他欣赏的东西很可能亦适合你，因为你们的精神体质相仿。另外，生活中可寻一些有鉴赏力的书友，将其收藏变成你的收藏。读书是一种生活，需要孤独，也需要分享，有书友是件很幸福的事。

你说在杂志上读到我纪念史铁生的文字，《那个轮椅上的年轻人，起身走了》，你想听我聊聊，关于他。

史铁生是个灵魂诚实的人，是个涤净了浮华和尘

埃的人，是个和宇宙、和自己都有着充分对话的人，其人其作，都是珍贵的精神标本，一个文学和心灵哲学的标本。命运给他布置了作业，他完成了。

他和外界保持了一段距离，从而和生命亲密无间。他和我们的区别，这是他的贡献。

他是安静、祥和的，我们充满喧哗与骚动。他是自然水，我们是混合饮料，掺了多少东西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从未谋面，我一直用心灵感受他的存在，于这个城市、这个时代，空气中都有他的成分，这种成分让我欣慰。他去世后，我体会到了孤单，我觉得空气的成分有一丝变化，这就是他的意义。

包括王世襄。他离世时，我正在做央视《24小时》节目，当晚我们加了条新闻，我说：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
你说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很好奇，我的书你几乎搜集全了，你表达了热爱，你是真诚的，但还是过誉了，毕竟你阅读有限。但有一点你没说错，在题材上，我喜欢“变”。是的，我追求辽阔的视野，并习惯于一种“精致的自由”。

生活，始终诱导我做一个有内心时空的人，一个立体和多维的人，一个耽于冥想、心荡神驰的人。有人说过：你的选题和视角很独特，多为首创，一篇文章换别人可能会扩成一本书，舍不得用完它……我就用单篇结束，我不爱在一个点上沉溺太久，那样不自由。我的写作有点像散步，喜欢漫无边际、无形无拘的游走，喜欢地形复杂的野地，人越少，事物越多，能见度越高。这在选集《精神明亮的人》里最明显，篇篇题材各异，彼此都意味着“远方”。就像我给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取名《看见》，我希望它能看见遥远的东西，看见那些被遮挡和忽略的事物。在选题中，我偏爱那些隐蔽的生命类型及其命运故事，偏爱有“精神事件”品质的新闻事件。哪些表达非己莫属？“看见”什么和怎样“看见”？这是我判断和投入一次写作的前提。写得少，也和这种态度有关。

媒体是我的职业，写作是我的生活。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，我曾说，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，就像老婆孩子，都是业余内的事。千万不要当什么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，他们要么服务体制，

要么服务市场，离文坛很近，离文学很远。

一个作家，能不能在精神和行动上与自己的时代缔结一种深刻关系，决定其作品的气象和格局。他要具备两种能力：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。你的关怀力越大，越激发这两股力量，爱得越深沉，越能贴身地看清爱的敌人，看清那些威胁美的东西。你就要去抗争，去捍卫这个生存共同体，去保护你所爱的人和事。

鲁迅之伟大，正因为他对“义务”的理解，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

任何艺术，都离不开责任，一个人的精神成绩，往往取决于关怀力大小。一个好作家，首先是一个赤子，要发现时代的任务，要关心共同体的遭遇和命运，生活态度即写作态度。有次，某报刊请我谈“理想主义”，我举了捷克作家伊凡·克里玛的例子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回答为何不出国避难时，他说：“因为这是我的祖国，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种语言……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，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，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。”“我没有参与创造它”，这